

驱虫师的诅咒

QUCHONGSHI DEZHOUCU

鬼谷仞◎著



作家出版社

驱虫师的诅咒

QUCHONGSHI DEZUZHOU

鬼谷仞◎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驱虫师的诅咒/鬼谷仞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63-6625-0

I. ①驱… II. ①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0880号

驱虫师的诅咒

作 者: 鬼谷仞

责任编辑: 王宝生 田小爽

特约编辑: 庆 宇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印张: 20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25-0

定价: 35.80元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湘西鬼村\001

第二章 金蝉血祭\009

第三章 大伯之死\018

第四章 金蝉甲\025

第五章 金蝉血蛊\032

第六章 掳掠\040

第七章 惊天惨案\049

第八章 黑暗阴谋\059

第九章 重大瘟疫\066

第十章 黑暗对抗\075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暗流涌动\084

第十二章 机缘巧合\092

第十三章 灵湖藤草\099

第十四章 四足蜥蜴\106

第十五章 四目貔貅\117

第十六章 虫蛊之难\125

第十七章 灵湖虫女\133

第十八章 死亡只是开始\141

第十九章 死亡进行曲\149

第二十章 回城\158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一章 虫势增多\166

第二十二章 争杀\175

第二十三章 螳螂爆发\182

第二十四章 救人\190

第二十五章 老妇人\197

第二十六章 黄一\203

第二十七章 相遇\210

第二十八章 黎明前的黑暗\220

第二十九章 真正的虫蛊\229

第三十章 斗蛊\239

CONTENTS 目录

第三十一章 最终目的\248

第三十二章 大爱无疆\256

第三十三章 突变\263

第三十四章 狐狸尾巴\270

第三十五章 龙精命水\277

第三十六章 虫蛊兽\285

第三十七章 秘密\290

第三十八章 一路有你\297

第三十九章 历史定夺\305

第四十章 尾声\312

第一章

湘西鬼村

南宋末，蒙古忽必烈下诏，分兵二十万，以南宋降将为先锋，取水陆两道进军宋朝。宋朝将士伤亡惨重。最后仅有一路万人军马，由冯朝琪将军带领，在湘西一带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不承想这一万人的军队，竟在一夜之间被神秘屠戮，除将军及其夫人等几十人幸存外，其余将士均未能幸免。

在湘西，一个极其偏僻的小村，这里没有山匪侵扰，更没有受到过战马践踏。村中有一百二十三户人家，六百多口人，生活安逸。可竟在某天一夜之间，这些村民全部暴毙，七窍流血，死状凄惨诡异……

时光流逝、光阴如梭，历史车轮停留在明代初期。

当年那村民神秘死绝的小村内，依然保持着宋末时期的建筑格式，奇怪的是，时光过了近千年，那些建筑居然没有倒塌，依然如新建的一般。

小村外的一座土窑内，一个少年站立着，他面前的老人用他那双空洞的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年轻人，你可有胆量？”老人沙哑的声音摄人心魂。

“你要我去那死村，凭什么！难道你有金饽饽？”

老人道：“你这样跟我说话，说明胆量已足够。去一次死村拿回阴蛇蛊，我的金盒子就归你。”

少年将信将疑：“老人家说话可得算话！”

老人淡淡笑道：“当然，我金蝉老人说话向来落地有声。”

“那好，我替你拿……拿……”

“阴蛇蛊。”老人替少年回答。

“啊对，我取阴蛇蛊，你给我金盒子，成交！”少年拍着胸脯道。

老人眉毛挑了挑，轻微地颤抖了一下道：“年轻人记住，鬼村西头老槐树中，扒开树皮，看到长四只脚的蛇，在子时之前抓回来给我，记住，一定要背对着它，不能看它的眼睛，记住了没有？”

少年似乎没听明白老人在说什么，但却依然挺着胸膛说：“放心，我又不是三岁孩童！”

少年说完，一头钻入黑夜而去。老人的胸腔忽然猛烈地起伏，随即从嘴里喷出黑血。多少年来，每到这个时候，老人的口中定会流出黑血。从某个时期起，老人就未走出过土窑，但他却依然活着，可谓神秘至极！

当清晨的曙光透过村头的槐树照到小村时，却照不透村里升起的怪雾。灰白色的雾气笼罩着整个村子，好像刚烧完一场大火，给小村蒙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村头，少年跪在树下，全身没有一处完整的皮肤，就连头发都仿佛被大火烧过一样。少年的双目已成了两个血淋淋的洞。这少年早已气绝身亡，但双手依旧在老槐树上抠着树皮，指甲已脱落，光秃的手指在树皮上留下一道道血痕。

村内祠堂中充斥浓重的烟味，不到五十人，挤满了各个角落。村长不明白到底造了什么孽，一夜之间，整个村子只剩这么些人了。有的村民目睹了昨天晚上发生的怪事，一位神秘少年走进小村，没过一会儿，他身上的皮肤如同腐烂了一样，不停地有虫子从里面钻出来，然后疯了般的四处咬人。原本六百余口人多数在熟睡中被虫子咬死，死后全双目圆睁，仿佛看到了极其恐怖的情景。

村长的眉头皱了起来，或许，是那一年将孩子烧死的事情，得到了报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年近古稀的他必将承担一切责任。

夕阳西沉，恐怖的时刻将会再次到来。大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沙沙”声，如同有爬虫在地上爬行，又像是人拖着脚在地上行走。

那“沙沙”的声音越来越近，没到半个时辰，就在祠堂门外停了下来。躲在祠堂里的人都惊恐地闭上了眼睛，他们心里的承受能力不足以抵挡这莫名的恐惧，渐渐濒临着崩溃的边缘。

“哇哇……”

婴儿清脆的啼哭声震荡空气，迅速在这无边的恐惧上又增添了莫名的烦躁。一名妇女立即叫喊出来，扯着自己的头发，发疯了似的想要打开祠堂的大门。村长和其他村民立即将她五花大绑，吊在了祠堂的大梁上。可那婴儿就是止不住哭泣，实在没有办法，村长只能命令将婴儿的嘴堵上。尽管那年轻的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婴儿受苦，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她还是牺牲了自己的母爱。她相信，只要躲过了这一劫，以后肯定会没事的。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孩子出事。她知道，她的男人一定会来救她和她的孩子的。虽然她的男人是村长驱逐的对象，自己另一个孩子也是被村长弄死的。但她相信她的男人一定会来。

忽然，祠堂的大门被什么东西有力地撞了一下。巨大的声响震破了祠堂内的安静，大多数孩子都被吓得哭了出来。村长再也控制不住局面，只好让



人打开祠堂的天窗，爬到顶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被选中的是名傻子，他刚爬出去，就听到天窗外面“啊”的一声惨叫，然后一个血淋淋的红色物体从天窗上掉了下来。有人上去看，被吓坏了。那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一张完整的人皮！有胆大的人看出来，是傻子的皮！

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一时间，牙齿打颤声、女人们颤抖的哭泣声、孩童的嚎叫声充斥着整个祠堂，可是外面那巨大的撞门声依然不停，似乎越来越大。

一个时辰后，外面的“沙沙”声突然停了，撞门声也停了，没有一点征兆。所有人悬着的心刚稍稍平静，祠堂里却忽然传来那名塞住孩子嘴巴的母亲一声撕心裂肺地哭喊：“我的孩儿啊！”

那女子的孩子死了，被活活闷死了。她的男人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没有来救她，她捂着自己的肚子，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村长叹了口气，不作任何安慰，只是聚集了几名老人，将大门打开了一个缝。

门外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门缝向里面看，村长见状忙出声询问：“你是什么时候在外面的？外面安全了吗！”

那双眼睛下正流着一摊黑色的血水，而人已经被剥了皮，全身也都在滴着黑血。忽然，那人倒地不起，在他的背上有一个被掏去了心肝后露出的血淋淋的大洞！

村子被笼罩在一片死亡的阴影中，所有的人顿时感到绝望，连呼喊的勇气都没了，他们猛地将大门一关，就算死也不会再出来了。好在祠堂内有储存的粮食，就算他们被关在祠堂内一个月也不会饿死。村长决定，大家只有白天阳光照射的时候才能出去。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村长刚要关上祠堂大门，忽然听到一声凄惨的喊

叫，当他回头时，一个浑身没皮、血淋淋的人，用那双没有眼皮的眼球死死地盯着村长。他的喉咙还在咕噜咕噜地似乎想说些什么，还没等开口，已经没有皮的身上忽然裂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然后迅速腐烂，没到半炷香的时间，那人已经化成了一摊脓水。

老人们认了出来，死去的人就是村子里的村民。这样的情况看得人毛骨悚然，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但是老村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觉得这些事情和几年前村里女人和外村的男人通奸有关。当年他将他们的孩子烧死，将女人装进了猪笼。但是在村中老人的求情下，村长放过了她。

那个女人就是刚死去孩子的母亲，她肚子里的孩子依然是那个男人的，但没有人知道她又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如果真是孩子的父亲来复仇，那么事情就还有商量的余地，只是死了那么多人，村长该如何向村子里的人交代？

祠堂内的男人只剩下他和几位老人，妇女们则都神情木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村长两眼中精锐的光芒早已不在，只有灰色的死气。

天黑，雾起，可是等到半夜，祠堂外竟然没有了那些“沙沙”声，村长觉得奇怪，壮起胆子亲自爬到天窗向外看，可是并无异常。

难道恐怖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村子都会安全了吗？村长盘算着，忽然看到大约三里外的一处土丘上，隐隐约约地冒着一团蓝火。可村长不知道的是，有一个老人正蹲坐在那块土丘上，他冷冷地看着村子里发生的事情说道：“幸好没有让地下的东西复活！万幸啊！”说完，老人手中闪现出一道蓝光。

土丘内的老人好像嗅到了什么，冷冷道：“虫蛊毒死的死尸就是不一样，死后立即腐烂，作为虫蛊的食物，看来暗中操纵的非一般人啊！”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祠堂里的所有人都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村长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沉重。还好声音没有了，外面安静了下来。当村长放松警惕的时候，忽然再次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并且有人在外面喊：“有人吗？祠堂里面有人吗？”

村长让仅剩的几位老人拿起刀斧等武器，然后才慢慢地打开门。

站在门外的是一名老乞丐，手里面拄着一支褐色的拐杖，全身穿得破破烂烂，但他气宇不凡，眉骨清奇，那双眼睛闪着精光，炯炯有神。

村长仔细盘问许久，才将乞丐拉进了门。他进来后，二话不说就要吃的。村长发了善心，给了老乞丐一些玉米饼吃。老乞丐吃完后，忽然看着村长身后的老人道：“亥时三刻。”

村长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人说的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他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到了亥时。又过了一段时间，原本站在村长身后的老人忽然倒地，眼珠子里面爬满了一只只红色的蚂蚁，不一会儿，便全身鼓满了脓包后化水死去。

村长大惊，从发现年轻人有异兆到死亡，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村长看着乞丐，知道他必然知道些什么，试探地道：“您是何方神圣？”

老乞丐冷笑：“村长可知道‘十年万人军，所向无拦阻，但遇炼虫师，一刻变枯骨’这句话？”

老村长浑身打了个冷战，他当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此乃湘西一代盛传的一句古谣，讲的是南宋末期一支万人的军队，所向披靡，在一次关系到宋朝存亡的战役中，突然遇到了传说中的“炼虫师”，不到半个时辰就能让他们几乎全部变成了枯骨。

老村长全身发抖地打量着眼前的乞丐，牙齿不自觉地上下打颤：“您……您老人家莫非就是……”

原本微笑的老乞丐，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道：“莫呼我为‘老人家’，

担当不起！村长，冤有头债有主，我看是时间到了，有人要把这里变成鬼村。”

老乞丐此言一出，吓得所有人全都发出一声惊呼！

鬼村！他们忽然都想到了那个人！

村长当然不会忘记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一名被称为黄一的村民，被自己赶出了村子，并且让他发毒誓，永远不得回村，哪怕是死，尸身也不得归根！他还记得那个被玷污的女子差点被他推上火架用火烧死。最后在女子家人及村中老人苦苦哀求之下，才放了她一条生路，但作为不守妇道的代价，必须将刚出生的孩子烧死，否则就将她的家族全部赶出村子！

无奈，女子的父亲只得交出孩子，亲眼看着自己的外孙子在大火中喊着刚学会的“娘”，然后慢慢变成焦炭！

老乞丐见众人不说话，忽然站起来道：“村长！你可知道你刚才又杀了个孩子？你可知道外面的蛊虫都是因为你的无情才被养出来的！你可知道黄一现在要将整个村子灭掉，然后带走他的女人，可你却刚刚让孩子的母亲亲手杀了她的孩子！”

老村长听后全身一软，跪倒在地：“还求高人救我，救救村子啊！我也是为村子的名声着想，要不然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其他村民也纷纷跪倒在地，求老乞丐伸出援手。老乞丐对天长叹一声：“没用了，这村子下面定然有什么鬼物啊！黄一要孩子的同时，也想要得到村子下面的东西。你们挡不住！”

老村长从地上爬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位面相不凡的乞丐，心想：难道他有识人断相、洞悉天机的本事？

老村长不动声色地命人为他准备酒菜。他见乞丐定然是那传说之人，便又试探道：“不知道那黄一是用什么办法将村子的人害死的？”

老乞丐摇了摇头，“并非黄一害了你们，而是黄一所用的巫蛊害了你



们。那是一种来自苗疆的巫蛊，名唤‘阴蛇蛊’，它必须以尸体炼祭，将尸体化为僵尸后，再出来咬人。这些尸体会在一定时间内再死并化为脓水。”

老村长恍然大悟，接着道：“那么有什么办法可解？”

老乞丐摇摇头，“这种蛊无法可解，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巫蛊再厉害，也须遵守万物相生相克的规律！有‘阴蛇蛊’，就肯定有克阴蛇蛊的东西。巫蛊分为植物蛊和动物蛊。如今你们所遇到的是动物蛊，而动物蛊大多数为虫蛊，既然是虫，那就有天敌。不过这虫蛊已经跳出了天敌所克的范畴，却还在五行之中。因此，我们需要用克它虫蛊的虫去救人！”

老村长没听懂，但还是拜倒在地，再次恳求高人搭手相救，不管成功与否，只要村子还在，那么村志上必然记载高人名号，日后好让子孙上万年香火。老乞丐哈哈大笑，从怀中摸出一个精致的瓷瓶，对村长及村民道：“各位勿怕，有我冯历城在，就不用担心黄一的虫蛊会再害人。只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我吩咐，不得有半点违背，否则我命由我、你命由天！”

老村长点头答应，这时又听乞丐道：“不过，我不能随便与人斗虫，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个条件！这次我活着回来，你们必须将村中最美的姑娘嫁我，否则此村必将再遭报应！”

老村长一愣，随即应道：“好好好，行！不过，高人是要娶哪位姑娘？要知道村子里面的姑娘可多数是订了娃娃亲的……您看这……”

乞丐脸色一沉，“不要别人，就要你答应了那死掉傻瓜的跛脚姑娘！”

村长一听，顿时喜形于色。那跛脚姑娘也没人要，虽然有点姿色，但在乡下，手脚不好不能下地干活，于是他忙点头答应下来。

乞丐眼见村长的神态，不觉有些厌恶：“行，这门亲事就算定了，罢了，我去也！”

说完，老乞丐命村民严守祠堂，不得有半点疏忽，而他却手捧瓷瓶入夜而去！

第二章 金蝉血祭

深宅大院的冯氏家族，乃是新塘县冯、周、翁三大家族之一。与另外两大家族不同的是，冯氏家族从来都不接触任何军火、鸦片、妓院等祸国殃民的生意。冯氏家族在新塘县根深蒂固，据冯家祖先讲述，冯氏家族从在新塘县落户以来，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生意。但是新塘县的人从来都不敢得罪冯氏家族的人，与周、翁两家族比，冯氏家族更多得到乡民的尊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翁家渐渐地没落，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冯周两家却日益壮大，与黄家并列，成为新塘县三大最有势力的家族。

冯氏家族向来以医会天下，族长冯福瑞一手“无方之术”深得乡民崇拜，多少疑难杂症只要到了冯氏大院内，都能有对应良方。所谓无方之术，实乃是无需药方，只要看一眼病人，便能断定病在何处、疾在哪方。在新塘县流传着一个传说：阎罗王亲自来接，也未必能从冯氏族人的手中将病人带走。

冯氏家族根系庞大，却是当地最清廉、最谦虚的家族。冯福瑞本人更是享有“再生父母”、“华佗再世”这般夸赞。

“你小子，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冯正清正在想象乞丐冯历城大战巫蛊黄一的时候，忽然脑袋被五叔拍了一下，“你这王八蛋，听着听着就走神，真不知道二哥到底是怎么教你的！”



揉着被五叔拍得嗡嗡响的脑袋，冯正清嬉笑道：“五叔，我是王八蛋，那你和其他叔叔可都是王八喽！”

“你这个混小子，小王八蛋……”五叔被他气得浑身发抖，刚要再拍他脑袋，正清拉住他的手问：“五叔，您说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那冯历城这人真是我们冯家先祖？您说后来冯历城真的把黄一给杀了然后娶了那跛脚姑娘？”

五叔戳着冯正清的脑袋，道：“的确是真的，族谱上有记载。我听你爷爷说是这样的，只不过细节就没人知道了，因为没有人在场，冯历城老祖宗回来后什么也没说，只带了个木盒子回来。不过后来果然再没闹过怪事，村子里的人都信服了，就把那跛脚姑娘嫁给了冯历城。至于黄一死没死，那就更没人知道了。”

冯正清说道：“那冯历城也没留下个功法什么的，他那么厉害，有那么强大的驱虫术，怎么不写本书什么的？对了，那跛脚姑娘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奶奶了？”

五叔白了他一眼，道：“肯定是啊，难不成还有第二个跛脚姑娘，你老祖宗可不像你，三心二意！”

正清假装委屈地笑了笑，继续问道：“五叔，那老祖宗是从哪学的巫蛊之术，而且是那么厉害的虫术？”

五叔道：“咱们家族从很久远的时候就会驱虫术，而且是五行中比较厉害的金系的。冯历城也就是你太爷爷更是家族中将金系虫术发挥到极致一个人。老祖宗到底是从哪学来的，这得去查族谱。我也不知道。自古奇人多坎坷，想来祖先也是这类人。”

正清道：“对了五叔，太爷爷是怎么知道那地方闹虫蛊的？”

五叔想了想，刚要说话，却听身后一声音道：“小五，又在胡说八道什么？”